

白云下的马尔康

邹安音



《尘埃落定》·故乡

四川马尔康，它不仅是作家阿来的故乡，也是他文学创作里的精神原乡。

1989年，意气风发的阿来走出书斋，翻越雪山，扑进若尔盖大草原的怀抱。1994年5月，春天的讯息刚好来临，冰雪融化的声音激发了阿来创作的灵感。推开窗户，看见山崖发芽的树梢，他写下一行字：“那是个下雪的早晨……”从此，开始了《尘埃落定》的创作之旅。

我打开书本，一幅幅带有浓郁康巴风情的图画依次在视野里展现。马尔康也变成一个个灵动的字句，闪着耀眼的光泽，触碰着我的心灵。我一次次停顿、思索，像牛儿反刍一样，咀嚼、消化。

我不知不觉走进了马尔康的历史。我看见身着宽大藏袍的麦其土司走来，他威严高傲，身后是下人、敌手，还有不可知的外部世界；他的高傲里又藏着温情与儒雅，对身边的情人、子女。他把贪婪、狡黠、冷酷、多情等交织在身体里，也构筑在由来已久的麦其土司官寨中。

清晨，太阳照在了雪山上。雪水融化的声音近乎天籁。秋天的旷野寂寥而空阔。白云团团漂浮在麦其土司官寨的上空。《尘埃落定》的结尾处写道，突然，起火了，是土司官寨正在一场大火中熊熊燃烧。一时间，呐喊声、呻吟



行天下

声、呼唤声……当土司官寨在炮火灰烬中尘埃落定，一段嘉绒藏族的历史也尘埃落定。

梭磨河·广场

梭磨河像一个藏家小姑娘，有着极好的腰身、空灵的嗓子、纯净的笑容和高原红。她最初迈着细小的步子出了雪山，然后徜徉在草原深处，袅袅娜娜的样子，让白云低头，让雄鹰盘旋，让格桑花怒放。

她把天籁藏于泉流深处，像一条哈达，从上到下铺开去，绕过了马尔康，交织进一些人、一些事儿，然后浅吟低唱着，流过山峰，去往外部的世界。

隐隐地，我被梭磨河的歌所吸引，走进马尔康的广场，城市高楼林立，但并未挡住视野里的高山。山是对峙的，刀劈斧削，青色逼人。白云正在山峰间停驻，一朵朵压一朵，莲花般盛开在我心底。

广场上的音乐响起来了。三三两两的人走到了一起，手拉着手，围起圆圈，跳起了锅庄。藏地音乐的节奏鲜明、鼓点明确，就像康巴汉子爽直的个性。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，踩着音乐节奏，学着藏族阿妈的样子，摆动双手，耸动双肩，沉浸在高原无限的风情中，也沉醉在自己的心境中。

我匍匐在栏杆上，打量着梭磨河。她似乎不动声色，并没有翻卷出多大的浪花，只静静地流过峡谷，流过康定。但我知道在她的内心深处，一定有着大海般的梦想，也一定是如惊涛骇浪般在碰撞和交织。

梭磨河那边，偌大的体育场里，一场民族盛会正在举行。人们身着五颜六色的服装，操着不同的口音，带着各自民族的舞蹈和歌谣，从雪山下、从草地中，不约而

同汇聚到了这里。

藏族姑娘们的纱裙在飞扬，她们展开了歌喉，太阳是那么明亮；她们露出了笑容，白云仿佛也被震颤；她们扭动了腰身，哈达呈现出祥瑞的色彩。

锅庄跳起来了！快看，牦牛也来了呢！它们是由几个嘉绒藏族的小伙子们扮演的。舞者们随着或激烈或舒缓的乐声，在场中央奔跑或漫步，意趣盎然，引逗全场。

仰望天空，白云似乎也笑了。高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，如同江河奔海般向着马尔康，向着远方。

博物馆·康定

在康定，走进马尔康的博物馆，就走进了高原历史的最深处。



石斧、石刀、石锥……一件件古人类器物，就是洞穿了高原的时空之镜。遥想在那个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，在这与天边似乎相接的密林深处，藏族的先祖们用手中的原始工具，一次次敲击和捶打，一次次磨砺和忍耐，才终于开凿出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。

沟壑间，悬崖下，先民们的脚步也从来不曾停止探索。马帮驼铃声声响。从无限的大草原，到茫茫的大沙漠，是远行人的身影，把文明的种子四处播撒。

格桑花开了，青稞熟了。山与山于此交融，水和水在此交汇。远山的草木间，是白色的藏房、多角的碉楼、七彩的服饰……一道绚丽的风景线，在纯净的蓝天下、白云间蔓延。

雪山上飞过的鹰，把这里的生命密码告知了全世界。清亮辽远的山歌，大气磅礴的锅庄，精彩绝伦的藏戏，丰富了这片土地的精神和气质。

雪山下的梭磨河，也把这里发生的故事带到了全世界：红军在这里过草地、爬雪山……

历史的天空波澜壮阔。一切都将远去，一切也正在发生。博物馆旁边的现代大厅里，阿来诗歌节正如期举行。屏幕上，是阿来笔下多情的故乡，一个叫马尔康的地方，在美丽绽放。

蓝天下，闪过卓克基土司官寨的画面，被誉为“东方建筑史上的一颗明珠”的它，依然高高耸立在马尔康，成为《尘埃落定》之外的见证和传奇。云端之上，柯盘天街的碉楼似乎与蓝天相接，泉流、鲜花、人家……成为马尔康“小布达拉宫”的秘境之地。

马尔康的天空，不管什么季节，都有大朵大朵的白云在漂浮。它们纯洁无瑕，像高原的眼睛，矢志不渝，静静地守望着这里的山川与河流，草原和大地。而天空是那么高远，蔚蓝无边，像草原的胸怀，又像生活在这里的人，生生不息。

那一刻，我似乎听见了康定城

同为安徽黟县古民居，屏山村不同于西递在水，不同于宏村还在水；西递虽有前边溪与后边溪，但它的水过于珍稀，实属清而不富；宏村的水则略显拘谨，但好在有南湖与月沼弥补，也就没了缺憾；屏山村的水可以说是自然又从容，从村头流入，从村尾流出，穿越整个村庄，潺潺而过，不张扬，也不拘束，潇潇洒洒，颇似大家闺秀。

这一溪山水，部分注入村口的长宁湖，绝大部分则汇入黟县的主河道——漳河，然后过率水，流入新安江，最后至杭州湾入东海。

屏山村古民居——就分布在这溪水两岸，这水就成了屏山村的魂魄。

曾有游客好奇地发问：屏山是先有村，还是先有溪？古人向来就有依

三、浣沙游女。避行客、含羞笑语”写尽了这里的情态。

为了方便两岸村民来往沟通，屏山村先人于明代便在吉阳溪上修建了八座石桥，号称“长宁八桥”。夏夜，劳累了一天的村民手持一杯茶，就地坐在桥头上、石岸边，边聊天边休憩；扇，自然是用不着了，自有凉爽溪风扑面而来。村姑村妇在溪月间洗纱洗衣，“嘎嘎”地捶个直响。这景致充满了诗情画意，难怪游人会评价说，屏山村是“画里乡村”。

亭的修建更能凸显屏山村人的智慧。从村口进去，首入眼帘的便是桥亭这两种两便的建筑，当地人称“古桥亭”，意思是既是“桥”又是“亭”。它不是坐落在桥上，就是坐落在溪边，既实用又不占空间。“街亭”则



溪水穿屏山

舒敬东

山造屋、傍水结村的智慧，屏山古村落，可以说是这种智慧的经典呈现。

屏山舒氏祖先，唐时从庐江郡迁居于此，就是因为这里的宜居环境：整个村庄坐北朝南，村北是屏风山，村东为吉阳山，村南则是石山，村西是庙墩岭；村落地势自北而南，缓缓降低，也渐渐开阔。老舍曾在《济南的冬天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小山整把济南围了个圈儿，只有北边缺着点口儿。这一圈小山在冬天特别可爱，好像是把济南放在一个小摇篮里。”此段文字，若移用到屏山古村落，也显得特别妥帖。

除了会依山造屋，舒氏先人还懂得傍水结村。一个村落，做到了这八个字，就一定是一个理想居处。

从村东北的群山之间流出的吉阳溪水，往西穿村蜿蜒而过。屏山村民就在这溪水两岸建屋构房。闭着眼睛想象一下：抬头青山，低头绿水。是不是理想的境地？

有趣的是，这溪水两岸的人家分布并不均匀，从村口沿溪岸往上行，你会发现：溪水右岸的房子疏朗，左岸却是一幢紧挨一幢，鳞次栉比。屏山村的精髓就深藏其中。其布局暗合书画的疏密之道，疏时可走马，密时不透风。路就安排在溪水左岸。说是路，其实是堤岸；说是堤岸，却是当路在用、当街在使。屏山村有“前街”与“后街”两条街，这沿河的堤岸就是屏山的“前街”。自然，这屏山村的热闹也全在这“堤岸”上。“岸边两两三

修在溪边或弄口处，大多还有“美人靠”，供村民休憩、聊天。其建筑风格颇似西递的“绣楼”，只不过一个系私有，一个是公有。这休闲聚乐的场所，自然也成了人画的一景。

故擅长写生和摄影的人渐渐都奔屏山来了，为的就是取景方便，三两步便是能入画的景色。从溪岸边，不管是上望，还是下看，进入眼帘的决不超过三座桥，且桥桥不同；溪岸，则总是弯弯曲曲，任其自然，用叶圣陶老先生的话说，便是“增加了景致的深度”。

徜徉在屏山古村落的溪岸边、石岸上、古巷里、屋檐下、阡陌间，能感受到那份久违的宁静。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与浮躁，更没有市俗之气；就连穿村而过的吉阳溪，都是那样从容和悠游大方，它不急不缓地流淌，正像岸上的村民从容淡定。

你恍惚置身于世外。从你身旁侧身而过的村民，对于你的到来，已少了最初的好奇。于是，你摄他的影，他做他的活，你摄他人景也好，不拍他也罢，他都给你一份尊重，出自内心对于知识和文化的尊重。游人们的到来，也使屏山村人逐渐明白：熟悉的地方未曾有风景，风景就是祠堂，是民居，是桥亭，是小溪……又或者说祠堂就是风景，民居就是风景，弄堂就是风景……

上图：屏山村吉阳溪畔，大批游客前来摄影赏花。 吴寿宜摄（人民图片）

微山湖掠影

洪 鸿



微山湖风光。

洪晓东摄

初夏的一天，我来到“鲁南明珠”微山湖，感受其独特韵味。

微山湖由微山、昭阳、独山、南阳4个小湖泊联结而成，因微山湖的面积是这4个小湖泊中最大的，故又统称“微山湖”。微山湖到底有多大？明人王政在《微山湖夜月》一诗中：“含虚万顷自茫然，秋月扬辉淡渚烟。翠嶂眉横双黛远，澄波水浸一珠圆。”

我走在微湖边，发现湖边分布着许多村庄。一些村民打鱼而归后，把自家的船系在码头，然后拎着酒瓶和水桶往家走。主妇们则蹲在湖边，一边互相说笑，一边用衣杆捶洗衣衫，呈现一派祥和的乡村景观。

之前我听人说，微山湖的独特之处，在于湖中隐没着一条古运河。古时候，大批商船来往于这条古运河上。于是，我走

上一条游船，来到湖中心，试图寻找古运河的遗迹。不过，眼前出现的，只有一望无际的湖面。

游船驶进了一处满目葭丛荻花的湖汊。湖汊中，偶尔能见到几只采莲蓬的小船，在甜美的渔家歌声中，驶向湖边的码头。

之后，游船来到位于微湖东南部的微山小岛。微山岛其实是一座小山。在山之巅，安睡着被孔子誉为“殷有三仁焉”之一的微子；在山之东，长眠着微子十四世孙、宋楚交兵于泓水时“子鱼论战”的核心人物目夷；在山之西，静卧着楚汉相争时运筹帷幄、决胜千里的留侯张良。这三座墓，合称三贤墓。

不知不觉间，已近黄昏，我依依不舍地离开微山湖。微山湖秀美的湖光山色，已深深印刻在我心中。

三江之巅七星峰

孙喜伦文/图

黑龙江省集贤县境内有座七星峰，别名“七星砬子”，因七座山峰像北斗七星而得名。七星峰位于完达山余脉、松花江南岸，是三江平原上的制高点。

站在山脚下的“七星峰地质公园”石碑前，抬头环视，群山环抱，峰岭绵延，林海苍莽，峰巅上的几块砬子尤显奇特。

上山的路一开始较为平缓，走在人工打造的木质阶梯上，倒有几分闲适。栈道两边是稀疏的山林，随着山的高度不断上升，树木也愈发高大，树种有鱼鳞松、樟

子松、冷杉、水曲柳、黄菠萝、紫椴、槐树、柞树、榆树、桦树、红枫等。越往上行，山路渐陡，几乎步步登高，让人大汗淋漓。只好不时停下来喘息一会儿，再度前行。行进在山的怀抱中，我被浓烈的植物香气和负氧离子所笼罩，感觉心旷神怡，一种登高绝尘的快感油然而生。

相传，这里很早以前是汪洋大海。一天，玉皇大帝的外孙杨二郎因北伐真武大帝之邀去北海赴宴，错把这里当成了北海而停留。因误了北海之宴，他一怒之下挥



鞭赶来群山，使这里出现了一片起伏逶迤的山岭，群山之中七星峰居最。其实，七星峰形成于晚元古代，岩石在多次地质构造运动和数亿年风化剥蚀下发生崩塌滑落，残留下来的险峰奇石才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模样。

在接近山顶之际，出现一条岔路，通向不远处的一座石砬。石砬下有石碑，上书“抗联烈士纪念碑”，碑后高高的石壁上，刻有“金根烈士牺牲地”字样。原来，七星峰也是一座英雄山，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“一座七星峰，半部抗联史”，七星峰曾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密营地，是抗联第三、四、五、六、八、十一军的重要根据地之一。当时，从峡谷到崖顶建有许多密营，还有兵工厂和被服厂。李兆麟、陈雷等一大批抗联将士曾在此活动，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战斗故事。1937年冬，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第3师政治部主任金根不幸被叛徒残害，时年34岁。

沿陡峭的山路，经数百米的攀爬，在绕过一座石砬后，便来到山顶砬子下。一派神奇瑰丽的景象展现在眼前，心胸顿时开阔。只见四周巨石交错，危岩耸峙，直入云天，宛如几座巨大的石砬巍然屹立。

由此向上便是七星峰的最高峰——利剑峰，仰视峰顶，峰体近乎直立。踏着人工凿出的一个个脚窝，抓住钢索攀上峰顶，只见七座山峰呈月牙状由东至西巍然挺立，山连山，岭连岭，群山起伏，苍苍莽莽，林海滔滔，轰鸣呼啸。俯瞰山下悬崖绝壁，斧劈刀削，幽深莫测。东面的两座被称为石砬子的小山突兀而立，镇守在登山必由之路的两侧。

七星峰挺立三江，它既是一座英雄之山，也以峥嵘峭拔、携手擎天、雄奇险幽、青冥浩瀚的身姿，改变了我对“东北无奇山”的传统印象。

左图：七星峰景观。